

《雅科夫的梯子》中多重叙述视角 与审美距离的关系探析

张 嵘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以俄罗斯女作家乌里茨卡娅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雅科夫的梯子》为研究对象,从经典叙事学理论角度分析了作品中的叙述视角,并探讨了不同视角所产生的不同审美距离。指出了在该小说中,作者用多种混合视角交替切换的叙事模式对人物内心进行分析,并适当地发表议论,植入人生价值引导,带领读者体验不能实现的另一种人生际遇,进而揭示了“不管落入怎样的人生困境,就算是地狱,也不能放弃追求”的深刻哲理。

关键词:叙述视角;内心剖析;距离控制;《雅科夫的梯子》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志码:**A

1995年,俄罗斯女作家柳德米拉·乌里茨卡娅发表的中篇小说《索尼奇卡》令她一举成名。2001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并获得了俄罗斯布克奖。2014年,她获得了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近年来,她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

2015年,其封山之作——长篇小说《雅科夫的梯子》问世,小说引起了俄罗斯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热切关注。随着人们的深度阅读,乌里茨卡娅的这部新作一定会带给人们关于俄罗斯历史与现实、小说形式与叙事特征等方面的思考,也定会在俄罗斯文坛产生新的影响力^[1]。

这部叙事小说使用多重叙事视角,巧妙地控制着读者的阅读审美距离,和谐交织出俄罗斯百余年历史宏卷中奥谢茨基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变迁。

一、国内叙事学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叙事学理论被逐步介绍到中国,西方叙事学家的著作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2]。如徐强译普林斯^[3]的《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伍晓明译马丁的《当代叙事学》等。对西方叙事学理论进行研究的著作也层出不穷,如申丹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和《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等。而且,中国本土的叙事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和傅修延发表的同名论著《中国叙事学》,二者皆是以中国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发掘中国叙事智慧,在回望中国叙事学历史中论述了中国叙述学研究的内核,展开了对古典文学以及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结合在知网以“叙事学”为关键词的13 880条搜索统计来

收稿日期:2019-11-22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JG18DB244)
作者简介:张嵘(1982—),女,辽宁沈阳人,博士。

看,国内学者大都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视野基础上,将其应用于国内文学叙事策略研究,并展开对西方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叙事经验的对比研究,其中,“视角”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以及电影美学解读上,从对纳博科夫“草蛇灰线”叙事手法的运用研究^[4]到电影《沂蒙六姐妹》的叙事美学解读^[5]可见一斑,但对于俄罗斯现代小说的叙事手段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

“叙述的焦点”(谁写的?)与“人物的焦点”(谁看的?)之间概念的划分在1943年首次由克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佩恩·沃伦提出^[6]。其后,1972年,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一书中提炼出“聚焦”这一术语,使得“焦点”这一理论被经典叙事学结构主义批评家所接受,其含义是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或者准确地解释为“聚焦”是对叙述者与感知者关系的划分,是从文本结构角度来定义叙事信息的发出者,而感知者是观察事件的主体,电影镜头就是从感知者的眼睛观察其他对象。

申丹^[7]在2017年出版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一书中指出,我们普遍采纳“视角”一词来明确其所指感知或观察的角度。作者欲通过小说表现出的价值思考、道德标准都囊括在视角这一中心点中。值得一提的是,即便20世纪80年代关注社会历史语境作用的后经典叙事学诞生,也无法忽视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模式和概念,研究者们仍不遗余力地探讨“视角”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如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聚焦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类型等概念,女性主义叙事学创始人兰瑟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探讨叙述视角,进一步关注叙述视角与性别政治的关联研究^[8]。其区别在于,经典叙事学着重分析不同视角的结构特点与其产生的美学效果,而后经典修辞性叙事学则透过视角模式结构进入意识形态修辞分析。可以说,叙事“视角”一直是小说叙事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罪与罚》的早期版本是用第一人称写成,后经作者推敲改成第三人称,正是

因为叙事视角在叙事过程中不仅起着说明叙述角度、构成情节本身的作用,也激发了冲突,设置了悬念,引起了阅读兴趣。那么,从经典叙事学出发,从叙述者的不同视角模式来分析小说《雅科夫的梯子》的叙述技巧及其产生的不同审美距离,可以为作品阅读和分析找到新的切入点。

二、人物内心剖析中叙事视角与阅读距离的关系分析

小说《雅科夫的梯子》由两条情节线索构成,第一条以现代为时间轴的情节线是写孙女娜拉的婚姻、事业,另一条是大清洗为历史背景,以书信的形式展现娜拉祖父即雅科夫·奥谢茨基的悲剧命运。二者交替穿插,看似分离的线路交汇综合成一个完整的情节构图。第一条线索中,大多采取第三人称外视角,作为全知的叙述者从故事中抽身出来,并同时既以观察者、感知者身份出现,也是叙述者,可以预知未来,可以看透人心。

“她把那卷东西与漆布一起存放入自己当时已有的戏剧档案里。之后,这些东西又被遗忘了许多年。”

阅读那些陈年旧信时会产生一些疑问,就在能回答问题的那些人大概还没有全部故去之前,多年在黑暗中存放的那批文件成熟了……”^[9]

这段交代的是娜拉整理祖母遗物时偶然发现的陈年信件,叙述者在向读者发出暗示:信件作为第二条线索的证物即将登场。这段属于传统的全知型叙述,即叙述者对故事的过去、现在以及即将发生的事情洞若观火,将故事发生的走向毫无保留地告诉读者或是进行暗示,使之接受信息并对即将展开的第二条线索有所心理准备。此时,叙述者与感知者统一于一体之中,在这里全知视角如同从广角镜头出发,给以故事发展全貌概括性的描述,全知型叙述的优点便在于此,而其他视角的选用会造成阅读理解上的混乱。

但是,其不足之处在于,全知视角中叙述者就是故事的转述者,其存在就是在不断提

醒读者故事是虚构的,如果小说一直从该视角叙述,读者就很容易意识到叙述者的存在,便无形地拉开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让读者感觉其身处在故事之外,怀疑叙述的真实性。所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模式也必须时而借助感知者的移位拉近读者的阅读距离。

1. 单一全知视角与混合叙事视角

在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以高角度俯视进行剖析时,全知视角模式的优劣表现得十分明显。总体来说,比起其他视角,第三人称全知型叙述中的叙述者十分明显的存在感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它独立于人物主观世界之外,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做出全面、公正的透视。擅长心理画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描写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后的梦境时则用该视角绘出了大师级的人物“心理肖像”,描写细腻、真实,重现了主人公犯罪时的心理体验,让读者跟随叙述者强烈地体验到主人公杀人后的恐惧心理。当全知叙述者介入人物内心的时候,挥舞着指挥棒带读者入戏越深,读者就越能理解人物内心,就会越大幅度地让读者接受作者最终想展开的伦理画卷,与作者的信念达成一致。这也是小说家们不惜浓墨重笔直接介入人物心理分析的原因。然而,在现代小说中,这种优势对于有一定阅读期待的读者来说,没有悬念的阅读过程并不讨喜,且加大了读者与人物感情上的距离,造成读者难以感其所感、伤其所伤、撼动心弦,仅仅可能对人物的悲恸有一丝的遗憾。小说《雅科夫的梯子》的作者乌里茨卡娅在展开主人公内心分析的推敲中,选用以全知型叙事为基础的多种叙事角度交织的叙事技巧。

“他俩静静地坐在那里,观看这场由昔日的两个男孩进行的智商较量表演,如今他俩尽管已经年近六十,可似乎还尚未彻底长大成人。无论多么奇怪,维嘉在两个人中间显得更为老成稳重。”

娜拉突然想到了自己喜欢维嘉。她之前从未喜欢过他,可现在喜欢他。喜欢他的镇静,喜欢他在遣词造句时的某种认真,甚至喜

欢他在接受格里沙攻击时的那种可爱的客气态度。

‘这真奇怪,可我过去从未想到过这点,’娜拉思索着,‘但我们的确身处一个彻底变化了的世界…….’^[9]

第一段中从故事外的全知型叙述者视角布局故事发展框架,娜拉和儿子尤利克观看着父亲维嘉和儿时好友格里沙探讨《圣经》作为神性文本的永恒存在,之后娜拉由观察对象变身为感知者,叙述者通过娜拉的眼睛看到两个人的举止“尽管年近六十,可似乎还尚未彻底长大”,这是娜拉的感知,同是第三人称叙述,但叙述者和感知者分离。乌里茨卡娅应用“选择性全知”模式将读者的视线与娜拉的观察合二为一,把读者思维带入娜拉视角,其后转回全知型视角,连续使用排比句“喜欢”表示同意维嘉的观点。仅这3段便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型”“感知者与叙述者分离”“内视角”3种混合叙事技巧进行叙述。全知型叙述者时而漂浮在上空俯视事情的发展,时而下落借用“感知者”的视角,让读者从全到点、从远到近,最终在第3段用娜拉的直接引语,即用第一人称“我”的内视角,说出了她的内心活动的重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这里无法明确总结出不同视角的审美优劣。因思想情感无法说出口,所以它只能被第三人称叙述,或者为追求感情的真实性而转向第一人称叙述。无法准确地断言哪种叙事视角模式是成功的,哪种又是失败的,只能说哪种视角更好地控制着读者的距离感。如果太近,读者把自己完全等同于人物,完全沉溺于小说中,分析事物时会带有严重的个人色彩,在分辨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方面困难重重,就会失去所有的思考空间。反之,如果叙述者一直作为全知模式存在,不断提醒故事的虚构性,那么读者与故事的审美距离加大,就会无法移情。正如布斯^[10]所说:小说家试图找到某种一切作品都应追求的理想距离,那么他会发现自己的困难重重。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世界名著,其

成功在于不仅剖开了黑漆漆的道德世界捧到读者眼前,而且在于遥控着读者的“认知”“审美”“人性”的距离,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保持着同情,明知道不可能却又期待着他幸福。这里,笔者尝试改写《雅科夫的梯子》,通过对比分析由视角的改变带来的不同的距离感,对比读者情感介入程度的高低:

他俩静静地坐在那里,观看这场由昔日的两个男孩进行的智商较量表演,娜拉觉得,如今他俩尽管已经年近六十,可似乎还尚未彻底长大成人。无论娜拉觉得有多么的奇怪,维嘉在两个人中间显得更为老成稳重。

娜拉突然想到了自己喜欢维嘉。她之前从未喜欢过他,可现在喜欢他。喜欢他的镇静,喜欢他在遣词造句时的某种认真,甚至喜欢他在接受格里沙攻击时的那种可爱的客气态度。

娜拉心想,这真是奇怪,过去她可从未想到过这点,但娜拉思索到,我们的确身处一个彻底变化了的世界……

在改写中完全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型视角,阅读起来感觉如同作者伸出双手强迫读者认同其主观的观察,但强迫的效果不佳,是娜拉本人觉得奇怪,她自己欣赏并同意着维嘉的论述,而读者可以允许自己不与叙述者站在同一阵营。可以说,这样的阅读距离的掌控是不成功的。而原著的视角由远及近地拉近读者与观察者对事物看法的“认知距离”,渐渐摒弃日常中的自我,而跟随上人物的想象,想要知道娜拉真实的想法,在阅读中形成无形的线,吸引读者在作品中慢慢跟随娜拉的心理去体验故事的进一步深入,视角的变换拉近了读者的“审美距离”,去主动发现作品提供的社会价值标准。进入人物意识分析前,乌里茨卡娅所做的一切慢动作的切入都是有意义的,读者先是一步步了解人物思想,然后唤起情感上、认知上的共振,最后同意作者后面的观点: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2. 单一全知视角与混合第一人称内视角

相对于“扁平性人物”,现代小说中人物

性格复杂,无法将其简单地归类为好人、坏人,展示人物复杂内心活动的需要大大增加,也必须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描写才能揭示情节冲突,并将读者的阅读过程从第二阶段的移情升华到阅读的第三阶段——对作者道德标准的认同,而作为第一阶段的阅读距离的掌控直接影响着作者针砭时弊的发挥。此时,单一的全知型叙述视角已经无法满足对人物内心刻画逼真的要求,所以,这种多视角的交织、转换常见于现代小说,同样,这种手段在《雅科夫的梯子》中信手拈来,将视角的审美掌控发挥到了极致。如在娜拉与情人坦吉兹分开后的情感煎熬中:

“她闻着那个枕头,但已经没有他的气味了,只闻到一种尘土与石灰参合的潮湿味。她一会儿睡着,一会儿又醒来了。从楼下传来了学生弹的音阶练习曲和穆吉雅的声音……娜拉睡着又醒来,之后又睡着了。‘我不能不爱他,应把他彻底埋葬!只想出来这样一个办法,长痛不如短痛,要一刀两断!……’”^[9]

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时,“我”不知道的,叙述者也不能讲,能讲的都是“我”想的。改用娜拉第一人称的内视角,叙述者和感知者都是娜拉本人,她的所有情感在直接引语中得到完整的保留,更细致地反映了娜拉矛盾的内心:希望坦吉兹死掉,不,最好一起在车祸中死去,最好,不,全是一场可怕的胡闹,还是各自安好。第一人称的固定内视角在表达效果上也时常比第三人称更加能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读者本能地关心人物的命运,同情娜拉所经受的折磨,但又希望娜拉坚强、独立,拉近了“人性距离”,与其说展示的是娜拉的生活,不如说是分析了娜拉对一切的感觉。乌里茨卡娅在此处避免将人物的话语或心理活动进行叙述化处理,使得读者与感知者同时经历、体验,更自然直接地介入人物内心。

诚然,对于第三人称的全知型叙述视角,由于读者的主观性差别,不同的读者在叙述者的引导下可能形成不同的心理画面,有人

认为娜拉的内心折磨是无病呻吟,也有人认为短短几天就康复,娜拉对待感情太冷漠,但此视角混合了第一人称内视角,可以窥见娜拉的敏感,但又独立、坚强的性格,又让读者保持着一定的阅读距离,以客观思考分析人物,是展现人物性格的特写聚焦。如局外的“观察之眼”公开地承担了叙述的重任,并不时地做出视角改变,加之以不同的表现强度。

三、发表议论与叙事视角控制

对于小说中的议论,费伦说叙述者一般起着3种主要作用:报道、阐释和评价^[7]。或者按照话语类型来分类,分为叙述、戏剧式的呈现(引号中的独白或对话)以及以进入意识为基础的议论(叙述者插入的展示、解释、评判以及离题的话)^[6]。暂时摒弃全知型叙述公正、客观的优点,如果叙述者高姿态地发表大段的议论,生硬地进行伦理的说教,直接指出“你应该如何思考”或是“你不应该如何思考”,将小说如汉堡一般分出明显层次,阅读的过程必然索然无味,直接将读者在阅读中建立起的虚拟的“真实世界”破坏掉,摧毁了叙述的真实性,但用议论来进行伦理的引导又是小说责无旁贷的。那么,如何巧妙地履行伦理道德引导者的职责?批评家认为作者的声音不应直接出现在小说中,不应进行拙劣的道德说教,从而破坏了小说的艺术性。然而,文学作品生来就肩负着给意识的觉醒提供一个场所的重大使命。因此,问题的关键转到了如何介入上来。答案是,只要当读者接受了故事背后的道德信念的时候,就会具有与隐含作者同节奏而产生的全部感情^[10]。提高议论本身的艺术性和与作品的有机统一结合性,不是直白地舍弃议论而是创造富于变化的有趣的议论形式,这是小说追求的而且是无法推诿的终极目标。

马克·吐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白痴》中用反讽的手法向读者的道德选择发出了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用恰到好处好处的议论,在向读者展示了人心魔鬼般

的丑恶后,又伸手指指出太阳所在,“不必为时间和期限犯愁,因为时间和期限的秘密在于上帝的睿智,在于他的预见和他的爱。”莎士比亚以作品中的思想,直击哲学的中心问题——生活是什么?是的,伟大的和平庸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奔向了哲学的高度,但差别在于杰出作品中议论的思想是那么的恰当,如此自然地让读者不知不觉地接受小说背后的道德伦理规范。

1. 混合视角与故事的升华

乌里茨卡娅在《雅科夫的梯子》第十五章中插入了一部分议论,是关于娜拉接受情人坦吉兹的邀请排练话剧《李尔王》的情节。

“娜拉当下就用手捂住了眼睛。她从前就知道这段台词,并且记得滚瓜烂熟。可突如其来,的‘除掉一切多余之物’这句话似乎对她本人至关重要。往往有这样的现象,你活在世上,观察事物,看书学习,并在一个地方溜达了上百次,可突然就像摘除了眼睛内的白内障一样,在铁鞋踏破之处才找到了多年来苦苦寻找的东西……”

诚如坦吉兹所说的那样,你用半辈子时间积累,然后开始薄发。这话不仅针对李尔王,而对每个人都适用。要完成一次反向运动,结束一个周期:诞生于人世,学会众多本事,获得权力、私有财产、荣誉、知识和诸多习惯。先要获得人的身份,而后从自身去掉一切,也包括人的身份本身,最后返回原来的赤身裸体,回到新生儿呱呱坠地的样子。”^[9]

这里,作者将叙述者做第三人称处理,并让叙述者掇拾被叙述人物的话语语气,受到其话语风格的感染,缩小了议论中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产生错觉,觉得是小说中的人物在进行议论,如同一位好友在端着一杯茶与读者娓娓道来生活的意义、自己的思考,用第二人称“你”进行直接对话,这比作者揪住读者的耳朵强行灌输要更易接受。排练《李尔王》的情节是作者精心设计的,操纵着叙事,是建设自己预想的思想规范的一种努力,努力让读者按照她所选择的规范来进行思考,为了加强这种规范的训诫,就把娜拉也

纳入到这种规范中来:叙述者乔装打扮藏到了娜拉这位感知者身后,闭紧了自己的嘴,通过叙述娜拉对李尔王的思考,用娜拉的灵魂思考进行暗示,避免了争议,确保了读者的认同,确保了与作者的认知基本达成一致,议论插入得十分巧妙。

“八个月后,雅科夫8月末死于心肌梗塞,他的书桌上放着两份昨天的报纸,有几沓廉价的灰纸,已写的密密麻麻,还有从图书馆借来的四本书,上面有密密的铅笔批注,在列宁写的那本书中夹着一张灰纸条:阅读科学文献总是落后,在1908年写到物质存在于时空中,那已是在相对论发现之后……

这是雅科夫一生中最后的幸福岁月。”^[9]

除了借助其他人称间接地发声,作者时而也会直接现出真身对人物进行议论、评价。“这是雅科夫一生中最后的幸福岁月”便是作者直接为读者准备的思想规范的公开灌输,虽然只有一句,短短15个字,着重评价的词只有“幸福岁月”4个字,但就是这4个字承担着评价祖父雅科夫生命最后时光的任务,并在读者的信念塑造上发挥了作用。雅科夫才华横溢,博学多才,一生都在不断求索,文化修养极高,但生不逢时,个人天赋得不到发挥,最后全部化为乌有^[9],但是在阅读第二条线索中雅科夫的日记和信件后,读者对于雅科夫探求知识态度的认同要远远超过对雅科夫的同情——实现知识的价值固然是圆满的结局,但是不管落入怎样的人生困境,就算是地狱,也不能放弃追求,“人即使处在地狱底层也要一直往上爬”^[9]。在最后的一段时光,雅科夫有祖母的陪伴,有书籍的慰藉,他是幸福的,雅科夫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这点上作者认定,读者的信念与其完全一致,没有大篇幅的说教,没有华丽的修辞,读者不需要任何帮助和指引就能够认同作者对人生价值的评判,所以丝毫不需要犹豫,寥寥几个字足矣。反之,如果作者不是这样信心十足,而是试图植入新的人生价值认知,那么一定会使用大量

的议论,企图让灌输站得住脚,得到读者的认同。

2. 混合视角与人物的评价

对人物本质的评判也属于反映小说深意的直接发声,也是议论的范畴。在《雅科夫的梯子》结尾,娜拉患癌症后“已不再考虑什么死亡近在咫尺,现在,当她把死亡推迟到了没有定期,便体验到了人生异常的鲜亮和强烈求生的欲望。她过去从来没有把生命当做一种馈赠,可现在它却变成了生活中每时每刻的节日”。这样的一段对娜拉的全知型议论加入了“鲜亮”“馈赠”等正面修辞色彩的词汇,明确了叙述者的情感趣味、人生感悟,吸引读者对人生进行思考。在阅读中发现,对人物的议论介入要比对事件的直接议论更易被读者接受,如果改为“娜拉对待生命的乐观态度鼓励我们去尝试把生命微缩到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去珍视,去感受”,同是议论的种类之一,都是为了升华事件的意义而服务,作用有效与否在读者阅读感受中高下立见。前者对人物的议论点到为止,把对“死亡”事件的思考留给读者,而后者对事件的议论却显得突兀、浮夸。虽然拥有不同时代背景的读者对人物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对于其直面生活的积极态度的赞同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四、结 语

《雅科夫的梯子》一书是利用叙事视角把握审美距离的典范。距离太远,读者可能对娜拉产生反感,情节就无法继续;距离太近,读者容易盲目认同娜拉,就无法对比出祖父雅科夫那老辈人情感模式的美好。对于娜拉,完美的距离控制在“我们理解她,不赞同她”,就是说,读者要保持对娜拉的喜爱,感情距离不能拉大,同时也要认清她的缺点,避免因对人物的喜爱而一叶障目。如何解决距离的控制问题,作者采取了多种视角的混合,以第三人称全知型视角进行叙述,让读者处在清醒的局外人视角进行观察,同时加入自言自语的独白,跟着娜拉进入她的意识流,

拉近与人物的情感距离,从而加深对她的理解。

主人公娜拉的人物形象丰满、复杂,乌里茨卡娅借助娜拉的内心分析,将其内心矛盾变为价值体系的倾诉场,并且鼓励读者兴致勃勃地在字里行间中捕捉灵魂感悟,即使读者的理解不一定完全符合作者的写作期待,也还是可能唤起些许道德思考。同时,乌里茨卡娅以适当视角插入议论,在人物或情节背后巧妙地输入读者易于接受的评价与议论,赋予虚拟的世界以血肉灵魂,读者从中结合自身体验汲取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作者用不同的视角来控制读者进入故事,或是超脱故事的阅读距离,鼓励读者从作品中提取作者的创作意义,避免文学的虚构性带来的出画感,营造出3D效果,跟随人物的内心世界,体验不能实现的另一种人生际遇,进而实现伦理道德的重建。在《雅科夫的梯子》中,作家多半采取全知型视角进行叙述,但遇到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时选取作品中人物作为感知者,进行间接传达,议论介于书中虚构与真实生活间的含混状态,不着痕迹地邀请读者一起去共同感受,接受作品中想展现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任光宣. 战胜对遗忘的恐惧:俄罗斯作家乌里茨卡娅新作《雅科夫的梯子》评析[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16(1): 50-56.
- [2] 刘春阳. 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与现状研究[J]. 中国校外教育, 2012(10): 29.
- [3] 普林斯. 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 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4] 邱畅. 纳博科夫小说叙事与中国叙事经验[J]. 当代作家评论, 2017(3): 200-207.
- [5] 邵珠春. 女性视角、文化碰撞与真实故事:《沂蒙六姐妹》的叙事美学解读[J]. 电影文学, 2019(14): 95-98.
- [6] 马丁. 当代叙事学[M]. 伍晓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7] 申丹,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8] 申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的新发展[J]. 当代外国文学, 2005(1): 47-54.
- [9] 乌里茨卡娅. 雅科夫的梯子[M]. 任光宣,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10] 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华明,胡晓苏,周宪,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Multipl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Aesthetic Distances in Novel *Jacob's Ladder*

ZHANG Rong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36,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latest novel *Jacob's Ladder* written by Russian female writer Ulyskay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ical narratology theory, and probes into the different aesthetic distances produced b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author uses multi-perspective to alternately switch the narrative mode, analyzes the characters' inner feelings, and appropriately inserts comments to lead the readers to experience another kind of life experience that cannot be realized, and then reveals the profound philosophy that "no matter what kind of life dilemma you fall into, even in hell, you can't give up pursuing".

Key words: narrative perspective; inner analysis; distance control; *Jacob's Ladder*

(责任编辑:高旭 英文审校:林昊)